

五年研一字 卅載有所成

黃任重傾心血修拓石鼓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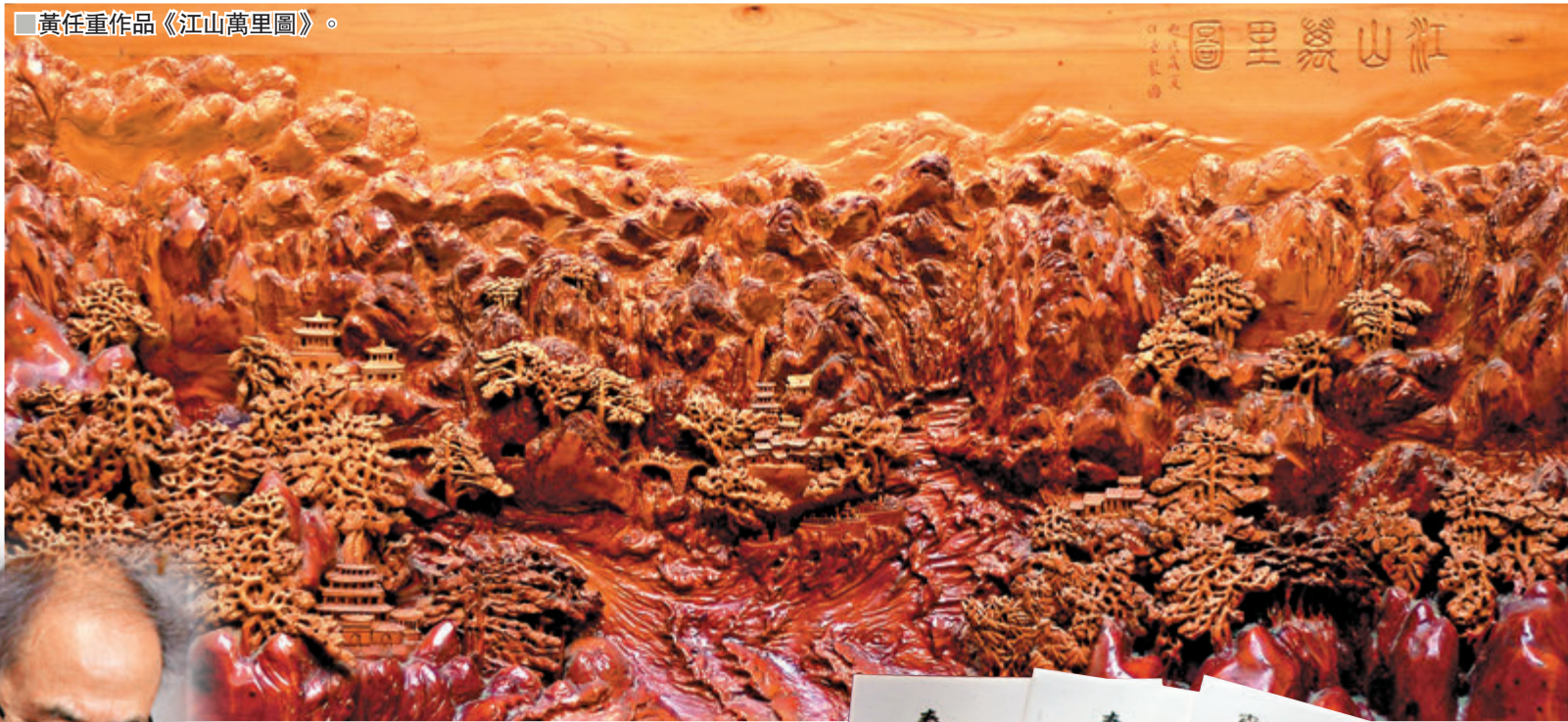
石鼓文是先秦時期的刻石文字，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。內容最早被認為是記敘秦王出獵的場面，故又稱「獵碣」。

石鼓文自唐朝陝西出土以來，歷代文人傾力保存和恢復，自宋朝以來便有摹刻20餘種。明代大收藏家安國所藏北宋拓本《中權》《先鋒》《後勁》每本存字400餘個，是世界上保存字數最多、最好的拓本。但是，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，石鼓文宋拓本卻流失到了日本。

按照自然規律，人或物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消失，如何讓國寶石鼓文延續生命成了一大難題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

■黃任重作品《江山萬里圖》。



■年輕時的黃任重(左)觀摩恩師徐無聞(右)習字。受訪者供圖



■黃任重古石刻部分作品集。

自1989年以來的整整30年間，成都77歲老人黃任重以一己之力，博採眾長完成了《北宋拓石鼓文摹刻本》，還修拓了現存於山東、海南等地的泰山刻石、嶧山刻石、琅琊台刻石、芝罘刻石、東觀刻石、碣石刻石、會稽刻石、贛榆刻石八塊秦石刻，讓國人能一睹古秦刻石的風采，讓國寶重新煥發出生命力。

30年完成一道題

1942年，黃任重出生於四川自貢一個貧困家庭，父親是一家商舖的賬房，寫得一手好字。經過父親手把手的教習和耳濡目染，黃任重從小就愛上了書法。

上世紀50年代，黃任重考入重慶水電學校，長期負責學校板報。1959年，黃任重參軍雲南昆明，退伍後在一家石油企業任保衛。「不管在部隊或是企業，我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愛好。」黃任重介紹，在一位朋友指引下，1984年他隻身前往浙江美院進修，拜師國畫教授劉江。

學成歸來後，黃任重覺得自己的學識水平還需不斷提升。1987年，黃任重成功考取西南大學(原西南師範學院)研究生，拜師中國當代著名學者、書法家、篆刻家徐無聞。

黃任重從老師那裡得知，中國石刻文字數量巨大，涉及面廣、資料豐富，但先秦及秦代碑文石刻因年代久遠侵蝕嚴重，及時研究、復原、傳承這些秦刻石意義重大。於是，當時已四十多歲的黃任重，選擇了向徐無聞教授學習石刻，開始了對古石刻的學生研究。

1989年，黃任重與恩師徐無聞一同遊歷泰山，發現那裡修復的刻石藝術標準遠遠不夠，文字的準確性也待考究，跟秦篆原始碑文相差甚遠。

「我們回去再好好研究、考證一下，屆時你來刻。」黃任重回憶，返回學校後，徐無聞便將珍藏的三個北宋拓片、清代拓片一起交給他，並叮囑說：「很多人想做這個工作，但有心無力，你來做這個正好。」



■黃任重聚精會神地雕刻。

「30年來，我時刻牢記老師的囑託，用一生來完成這道作業。」黃任重說，1993年老師雖然走了，但他從未動搖過，「我將用我的餘生，為秦石刻貢獻自己的微薄之力。」

挑戰古石刻巔峰

一般而言，恢復石刻需要同時具備「收集考證、藝術鑒賞、能書善篆、刀筆技巧」四種基本功，涵蓋雕刻、美學、考古、材料等10多個學科。「復原古刻既考驗刀工，更是要刀外功夫。」黃任重說，恢復古刻不同於一般的刻字技術操作，是一項艱苦細緻的文化藝術工作。

自1989年接下徐無聞教授佈置的作業後，黃任重便夜以繼日地研究石鼓文。首先，他仔細閱讀有關石鼓文的文獻，對多種拓本進行一字一劃地分析比較；其次，他在紙上反覆臨摹，求其形似、神似；然後，赴山東、海南等地觀摩古代碑刻，拜訪工匠，認真鑽研秦刀法。

為了尋找好的石材，黃任重沿着嘉陵江逆流而上，在重慶北碚終於找到一款質地堅硬的硯台

石。為節省開支，七八十斤重的石頭，黃任重常常是自己背回家。沒錢的時候就賣畫，僅留下養家糊口的費用，其餘全部投到了古石刻，「因為熱愛，所以覺得沒有枉費一輩子的心血。」

「雕刻很講究技藝手法，下手深淺不同，呈現出的實物往往會大相逕庭。」黃任重說，若要高度還原古石刻，既需要匠人有深厚的文學功底，還需要高超的書法造詣和精湛的雕刻技藝，「一氣呵成之下，才能完成一件對歷史負責的碑文拓片。」

黃任重拿出自己復刻的《泰山刻石》拓片，每個字都有着如同在石碑上的凹凸感，深度約在5mm左右。「每個字大小控制在7公分半，字體高寬的比例精確到1:1.6。」黃任重說，這是他研究數十年的一種創新性技法，沒有文學功底和藝術功底的石匠很難還原出這樣的古石刻。

「黃任重的秦石刻技藝精湛再現了兩千多年前古刻的精神面貌，而且集10餘種復刻本之所长收錄的字數最多，大大超過了宋、元、明、清的任何一種重刻本，堪稱重刻第一。」徐無聞曾表示，黃任重的《北宋拓石鼓文摹刻本》不僅對石鼓文的研究與臨寫有貢獻，而且對刻字藝術和文物複製工作也很有參考價值。

鎮國之寶石鼓文

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珍寶館齊整地排列着10個圓形石鼓，其斑駁蒼老的身軀和殘缺不全的文字，好似在講述着它2,000多年的不凡經歷。每個石鼓上有一首四言詩，字體介於大篆與小篆之間，目前能辨認的僅存300餘字。

唐初，石鼓出土於天興三疇原(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三疇原)，後被遷入鳳翔孔廟。五代戰亂，石鼓散於民間，至宋代幾經周折終齊集，放置於鳳翔學府。公元1108年，宋徽宗將其遷到汴京國學，用金符字嵌起來。後因宋金戰爭，復遷石鼓於臨安(今杭州)，金兵進入汴京後，見到石鼓以為是「奇物」，將其運回燕京(今北京)。抗日戰爭爆發後，為防止國寶被日寇掠走，由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主持將石鼓遷到江南，抗戰勝利後又運回北京，1956年在北京故宮展出。

「石鼓高二尺，直徑一尺多，上細下粗頂微圓形狀似鼓。」黃任重介紹，當年，一共有10輛大卡車搶運這批國寶，一輛車只能裝一隻鼓。



■鎮國之寶石鼓文。網上圖片

古石刻後繼乏人 冀有人繼承衣鉢

初冬的蓉城，仍是溫暖如春。走進成都市光華村街58號大院，來到黃任重老先生的家。兩室一廳的住宅，儼然成了他的工作室和博物館。約40平方米的客廳裡，擺放着三創作的木刻《江山萬里圖》系列《水之源》《山之巔》，遮蓋在上面的塑料布粘滿了灰塵；厚重的石鼓文和秦泰山刻石、秦嶧山刻石等8塊珍貴石碑堆放在牆角，上面的字跡依稀可見；一張碩大的工作台置於窗下，上面整齊地擺放着鐵錘、鑿子等工具；四周的牆壁上掛滿石鼓和拓片對比圖……

「最可惜的是我這一屋子寶貝，沒法分享給更多人觀賞。」黃任重常

說，此前，他曾開過書院、展覽館，一位山西煤老闆曾出巨資收購他的秦刻石，「但是社會太複雜，摻雜着很多名利，不如在家慢慢做，以文養文更純淨些。」

說完這席話，明顯感覺到黃任重有點上氣不接下氣，走起路還有些蹣跚。黃任重的朋友杜先生介紹，幾年前，黃任重曾患過腦溢血，身體大不如前。但是，他仍然沒有放棄，搬不動物料就負責雕刻，拿不動鑿子便只做筆描，「只要還有力氣，我就要把這項事業繼續做下去。」

「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有了今



■黃任重講解古石刻創作要領。

天的研究成果，非常期待能有人繼承衣鉢。」黃任重說，非常遺憾的是古石刻修復在全國高校仍是一片空白，能夠堅持潛心學習的人寥寥無幾。



■黃任重雕刻作品《山之巔》。

記者手記

敬畏國寶 五年研「法」字

「石鼓文普遍被認為是籀書系統的秦地文字，集大篆之大成，開小篆之先河，世稱『石刻之祖』。」黃任重說，石鼓文是由大篆向小篆演變的過渡性字體，在中國書法史上起着承前啟後的作用，具有很高的歷史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。

1998年，黃任重開始復刻《泰山刻石》，經過兩年的奮戰完成了絕大部分工程。但是，原《泰山刻石》碑文中左右結構的「法」字，令他心生置疑。黃任重再赴山東考察，當地工匠稱他們依據《說文解字》將「法」字刻成了左右結構。甚至，

他的老師徐無聞也在多件作品中，將「法」字刻成了左右結構。於是，有人勸道：「既然老師都認為是左右結構，你就這樣刻嘛。」但是，黃任重始終不為所動，一直將這件作品擱置起來。

後來，黃任重從秦代一度量衡中得到啟示，並從《詔版》《權量》兩本古籍中查到古文「法」確為上下結構。2005年，黃任重終於完成《泰山刻石》復刻，這一個字便研究了整整5年。

「石鼓文作為華夏文化的瑰寶，必須精益求精不能留下瑕疵。」黃任重說，對國寶心存敬畏，是他的不竭動力。



■黃任重介紹古文「法」創作歷程。

放大鏡

郭沫若20冊甲骨文拓本換回石鼓文照片

「我的《北宋拓石鼓文摹刻本》兼顧了宋拓本《中權》《先鋒》《後勁》之所長，重現了原石的風采神韻。」黃任重說，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果，除恩師徐無聞的悉心指導之外，還得益於郭沫若先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石鼓文資料。

明代大收藏家安國曾斥巨資收藏石鼓文拓本10種，他將拓本置於房樑上，三百年間無人知曉。清道光年間，安氏後人分家發現秘藏，並轉手當地收藏家沈楷，民國初年又轉到錫山秦文錦。二十世紀20至30年

代，秦文錦將《中權》《先鋒》《後勁》賣給了日本三井財團。

1932年，郭沫若在日本東京書店偶遇三井家流出的《後勁》石鼓文照片，由此寫成《石鼓文研究》一文發表。1936年，郭沫若用20大冊甲骨文拓本，換回石鼓文宋拓本全套照片進行閱讀。郭沫若將照片翻拍複製，並根據這難得的資料，把舊文《石鼓文研究》修改擴充為專著。1939年，該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，國寶石鼓文才大白於天下。

「目前，《中權》《先鋒》《後勁》三部石鼓文北宋拓本仍藏於日本東京三



井紀念美術館。」黃任重說，他用一生複製了這套國寶，以利後人再進行深入的研究。